

席绢

何妨错到底

席绢 著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何妨错到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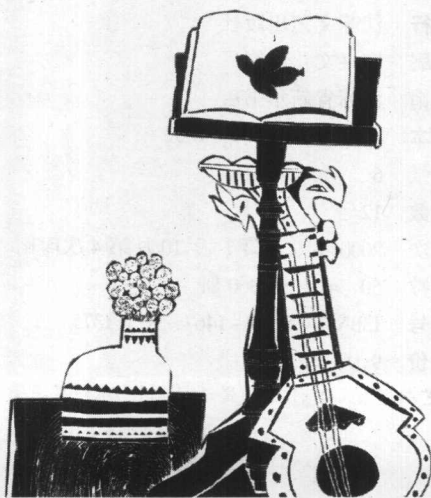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席 绢

何妨错到底

江苏文艺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妨错到底/席绢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0

ISBN 7 - 5399 - 1467 - X

I . 何… II . 席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6486 号

书 名 何妨错到底

作 者 席 绢

责任编辑 荣 华

责任校对 桂 福
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

字 数 12 万

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, 10 月第 4 次印刷

印 数 50,341 - 55,36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467 - X/1·1375

定 价 9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MAC60/OP

刍议爱情小说兼议 《何妨错到底》

阡陌

爱情小说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，盖在于爱情这一人类情感，不管每一段姻缘发生、发展、结局如何，是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种人生体验。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强烈或淡漠或感悟或排斥，每一个人总可以获得程度不同的共鸣。尝过爱情甜蜜或苦涩的，也许对小说中的爱情有了排斥，认为作家笔下的爱情太肤浅，进而离开这个读者圈；然而会有更多的新人拥入情窦初开生命区间，他们迫切地希望从言情小说中获得爱的启示。于是漫无目的地闯入这个读者圈。正因为新进者的漫无目的，如同海绵投入了水中，他们不顾一切地吸收，于是益显得出版者的责任重大。决不能让污染源进入他们圣洁的领地。这是选编的原则。

海内外写言情小说的作家多多，而我这里遴选的却清一色都是“巾帼英雄”。原因很简单，根据我个人阅读的体会，女性的作品一般来说是充满柔性的居多，柔柔的故事，柔柔的人物，柔柔的笔触。柔性极强的纯情作品似乎是女作家的专利，一般只有女作家才有如此细腻的笔触去描写爱的心路历程，她们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美的灵性之光，理解最圣洁、最微妙的青春引力场中，那种相斥相吸的青春磁力线。捕捉那些瞬间闪发的虹霓去编织一个又一个梦幻般的爱与不爱、甜蜜到几近令人心醉心碎的爱情故事。

她们用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大白话讲述她们编织的故事。她们用写作现代童话的方式来写作爱情小说，她们笔下的爱情是超纯超美超生活超常规的爱情，它只存于憧憬——梦幻——游戏之中，这种反真实超浪漫的写作方法，开始虽然会困囿刚脱童稚的青少年，但最终这种游戏之作会帮助人观照生活中的爱情，而去正视爱情生活。

当然，通俗与纯或雅之间本来是无分的，文艺分类学中本没有雅俗之分，通俗文学首次在文

学界提出是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中，当时的口号是建设新文学，它的内容是指与文言文的贵族文学相对立，表达普通人们的普遍与真挚感情的文学。胡适提出“言文合一的通俗行远之文学”大约是最早的通俗文学的提法了。当时的古文大多是雕章琢句的贵族文学，倡导平民文学也即通俗文学，主要与之的区别在于“以普通的文体，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，以真挚的文体，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。”

而今天通俗与雅又是可分和必分的。易懂、上口、不故作玄奥，不故作高邈，“表达普通人们的普遍与真挚感情”，表达“真挚的思想与事实”。换句大实话，就是要使大家看得开心，看得明白。

用今天青年人喜欢的方式、语言，去表达今天青年人的爱情故事，这就是纯情女作家们的劳作。畅销——便是社会和读者对她们的回报。

《何妨错到底》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，描写一个大企业的负责人，为了给自己柔弱的妹妹找一个理想的男友，把在身边考察了三年的得力助手派去当监护人，而助手唐劲由于媒介宣传的误

导，错将姐姐认成了妹妹，由唐突到相知、相识到相爱，直到有了一个完美的未来。

这部小说写得委婉动人，情节并不复杂，叙述却有特色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毕现毫端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写来笔笔不乱。

序幕之前——

何妨错到底

伏跪在床榻旁的清丽女子，在涕泪纵横中诉说完了她的过错与请求，诚惶诚恐地乞望床榻上斜躺的美妇人施予一丁点宽恕怜悯。几乎是五体投地的身形压迫了她早已掩不住的肚腹；但她不在意，不敢在意。

“你说——五个月大了？”气质高雅清冷的美妇轻拍着怀中甫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。问候怀有她丈夫骨肉的女人的方式，犹如在问天气一般的漫不经心。她床边坐着十岁大的长子，清冷的神态、长相与其母可说是一模一样。

“是……是的。请太太成全。”巍颤颤的语气抖得如冬天落水的狗，寻不着半处温暖。

仿若没听见似的，床上的美妇人仍是拍抚着不肯睡的女儿；小小娃娃儿睁着洋娃娃般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凝视着母亲，没有笑或其他表情，只是看着。

美妇人忽地别开脸轻咳了几声。生来带病的体质使得她两个孩子的年纪差距如此之大，当不了彼此的玩伴。很可能，这一心盼来的女儿也会如儿子一般相





似的性情，不会太活泼了。

“太太……太太……求求您！求求您！给我的孩子一个名分，我不敢奢求其他，以后进了门也会更本分地服伺大少爷与小小姐；我肚中这块肉绝不会争宠，也没有资格与少爷小姐平起平坐……甚至……他甚至不能以单家主人自居，也得以服伺少爷小姐为职，终生为奴……”

“得了！”恹恹然的美妇不耐烦地轻斥。

“妈妈，累吗？”十岁的小男孩眼中闪着关心，投向跪地女人的眼光十分厌恶。叨扰了母亲的安宁真是罪该万死。

“靖远，我还不累，别担心。”美妇人闭着眼休息了好一会，直到压下肺喉间的痒咳之气，才道：

“你实在不聪明，秀佳。”

“太太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那是先生他对我……”

“不，他的劣根性我早明白。我是指……算了。”想了一想，决定自己的气力没必要浪费在愚笨的女人身上。只道：“你想进门，就进门吧。”

“谢谢太太！谢谢太太！我一辈子会作牛作马回报您的大恩大德，我——”跪地女子忙不迭的叩首再叩首，灰涩胆寒的双眼终于填进了喜悦，但不敢让其太显现。

“别说了，下去吧。”

不怒自威的轻柔语气，让人莫敢不从。再三拜谢之后，女子退了出去，在无人望见之时，再也克制不了

唇边所愿得偿的笑意……

单家夫人，床上病美人也正兀自笑着。

“妈妈，为什么让她进来？”莫靖远不明白地问着。

“让她服伺你们兄妹呀。她当了你们三年家教老师，还算尽本分，只可惜不够聪明；但也因为她有小奸而并无大恶心，加上环境容不得她坐大，你们日子会过得挺好。”这带病的身躯，每多活一年，都像是跟老天透支似的奢侈。生死一事，因长年缠绵病榻，早已看淡。

她出身显赫，娘家莫氏家族在台湾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名列台湾五大家族之一。殷富了五代。三代看吃，四代看穿，五代看文章，涵养数代下来的气质与贵气，实非暴发巨富可比拟。她的教养与家世，让一般平凡人种见了莫不自然而然的躬身相对。

而她的丈夫单丰琉，正是典型的企业家第二代。由苦干实干的父亲筚路蓝缕地垦出一片江山，有了大钱却舍不得花用；而第二代子弟跟着父亲由吃苦到乍富成豪，大多数精通使钱买乐的方式，吃喝玩乐、放浪形骸，足以令人咋舌。单丰琉，便是这种以风流为至高享受的贵胄。如果说他已尝遍各地胭脂，实不夸张。

单丰琉能娶到超级大世家千金莫君怡连他自己也甚觉不可思议。因为即使单家可说是富甲天下，但在上流社会的评定上，仍是无法高攀五大家族这种富裕数代的上等人种。不过，恐怕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妻子为何会嫁他了。绝不可能只因为他答应让第一个孩

何妨错到底





子姓莫。

他风流全地球，却甚是敬畏他这个高贵妻子，从不敢在她面前搞七捻三。要不是妻子回娘家待产，让他“解放”亲近了家庭教师，他还真是闷坏了。他就是不敢在妻子怀孕期间巡视自己的胭脂王国，再加上他也不敢惹怒父母与岳父母——其父母早期盼他妻子再度生下一名儿子来继承单家未来事业。眼见着姓莫的单家长孙日渐展现经商天才与聪颖冷静的王者之风，却眼睁睁看他长大后进入莫家主事，而单家这一支却未有着落，急煞了年事已高的大家长。实因其他子孙虽有出却不成材，为此，单丰琉当年任意应允让长子姓莫，简直受尽了父执辈无止境的挞伐。

单家人莫不把莫君怡捧在掌心供若皇后；这种不容撼动的地位也深深影响了所有人，更别说已在单家服务三年的王秀佳。因此，她有孕了，便直接找上单夫人跪求成全；因为她明白找单丰琉并没有用，只有被打发的下场。而长期的敬畏使得王秀佳即使心喜可以飞上枝头，却一辈子也显不了富家少奶奶的威风，她也没那个手腕。

心思缜密、性情清冷的莫君怡径自又笑了。

“她该是记上一笔功劳的。”看向渐渐入睡的女儿，笑得慈爱。老天厚爱，让她总是心想事成。

“是呀，这样就没人敢怪你生妹妹而不是弟弟了。所有人都在骂爸爸。好像她外面的女人也快生了，想来闹，被奶奶打发掉了。现在爸爸被派去印尼矿厂，

罚他三年后才能调回来。真可怜。”莫靖远早熟的心智已懂分析与算计。

“妈妈，那她肚子中的孩子要当佣人吗？”他尚未决定自己要再当一次大哥或给人叫少爷。

莫君怡轻亲儿子面颊一下。

“看你们自己。资质好，当弟妹看待；不好，当陌生人看。你爸不会对其他孩子另眼相待的，能否被怜惜，就看你们兄妹的态度了。如果我能活到那时候，倒也想看看是何模样。”

“妈妈。”早熟的孩子无法高明地隐藏忧伤，急切地抱住母亲，怕病弱的母亲再也不存在。

“靖远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妈妈很欣慰。”

“恨爸爸吗？”他仰着俊秀的脸蛋问。

莫君怡笑得云淡风轻。

“没爱过他，又岂会恨他。他最大的功劳是让我生下你们兄妹，也让我可以安心地走。”

小男孩并不太懂母亲最后一句话的意思，但因为见母亲已疲惫地闭上眼，于是只能悄悄抱过小妹，让母亲可以休息得舒适一些。一双大眼仍看着母亲，不舍得移开。

浅浅的笑容挂在苍白的玉容上。她不打算向稚子解释，她会嫁入单家，是看中了急于晋级有质感富户的单家有多么重视莫家，以及经商能力远不及玩乐能力的单家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多么令单家大老忧心。相形之下，她所出的子女便弥足珍贵了起来；很可能单老





爷会跳过儿子，直接把经营权移交到靖远手上。她会
让靖远姓莫，不无姜太公钓鱼之意。反正自己的父兄
也极欣赏靖远，早已表态要立他为第六代接班人培
养，更急得单家大老跳脚。

单家的生态，很适合她的子女生存。所以她嫁了
过来。至于王秀佳的孩子……则要看造化了。

可怜的孩子，她想着。

一个不被母亲宠爱的孩子，但愿他（她）资质够
好，否则即使姓单，也一辈子享不了富贵幸运。在单
家，并不易生存——在没背景家世，且没正名的情形
下。

浅浅一笑，她疲惫地沉入梦里。一切都已安排好，
再也不必牵挂了，她知道……



何妨
錯到底

温哥华，被评为全世界居住品质最高的地方；冬天寒而不冰，夏天热而不炙。有广大的绿地，清新的空气，与高品质的居家环境。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他们所渴求的隐私权与安静，吸纳源源不绝的芬多精修养生息。

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蛰居在此青原绿野中，任枫叶掩去其傲然气势，舒缓了杀伐之气，韬光养晦的成为寻常凡人。

西区，一幢幢独立美观的别墅井然有序地排列。在一幢哥特式建筑大宅院中，前庭后院硬是把欧式建筑辟出中国式的风情。

前庭——小径两旁遍植梅、竹，疏点佳石奇岩，矮墙上爬满翠绿藤萝，一串竹风铃在门檐上听声，权充雅致古意的门铃。

后院——建了平台延伸出去，几张太师椅围着方桌，搭成了小小凉亭；漆白的铁架蜿蜒出如意式的图形，一层又一层的堆叠，架构成了宝瓶形的顶点。凉亭



7



周边缀有彩色玻璃,阳光投射过来,一片潋滟风情。沿着后院围墙边,兰芷菊芳依时序绽放。步下凉亭走向碎石子小径的幽处,是一座小小的假山造景。在此处,又放置有一只摇椅,适合夏日小憩。

此刻,春天闹景,兰花开了数朵,樱花在外头的行道路边招摇,偶尔随着露水飘了进来,浮在假山下方的泉水中,有着引人依恋怜惜的姿态。

摇椅上正坐着一名老者,他独自沉思已许久许久了。老者知道他身后恭立的男子一直在等他下指令,静待了……三十分钟有了吧?但他还在推敲。此时会叫他来,本就是欣赏年轻男子有着一般二十五岁男子绝难拥有的耐性与沉着——即使老者再沉默上二三个小时,他身后那名年轻男子依然会不动如山的静立,连呼吸都不会有丝毫紊乱。

“你知道,靖远上个月到了美国,预计待上两年。”老者开口了。

“是。”年轻男子应着。

“先前我一直没有与他达成共识。这孩子一点都不明白我们的担心,就会说我们多心。”老者威严的声音不自禁添上一股抱怨的情绪。

年轻男子没应声,专注等候老者接下去说明。

老者又开口了:

“他以为我那体弱多病的外孙女与他一样强悍到人人敬他若神明吗?当真以为妹妹与他一样可以应付单家那一屋子秽气鬼怪吗?先前我一直要求他把晓晨

带来加拿大陪我住，省得在台湾受气。我那娇弱贵气的外孙女怎么可以受上一点闲气！？偏偏靖远说不会有问题。单家又怕我们把孙子带走不还他们似的，正好顺着靖远的话来拒绝。我的晓晨才十七岁呢，昨天君康打电话来报告业务时，更说了单丰琉那厮色胚的第N任情妇闹上门了。那种污秽的环境，亏靖远当真放得下心。我可是舍不得那打小没娘的孩子受人欺负。”老者——莫伯刚站起身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矍铄的老眼投向挺直站立的年轻人——

“唐劲，你明白我想托付你的任务了吗？你已修完硕士学位，又有充足的经验，足以派回台湾成为君安的左右手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但私下，我以一个长辈的身分委托你，我请求你在靖远不在台湾的二三年里代他守护晓晨，可以吗？”

“总裁，请别这么说，唐劲不敢当。”唐劲沉着的面貌有一瞬间的惶恐，连忙回应老者：“照顾晓晨小姐一事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绝对不让小姐有一丁点损伤，请总裁别对属下说‘请’这个字。”

莫伯刚满意地点头。

“我知道你是个实在的孩子。头脑灵活，做事却踏实、不取巧，这种特质少见了。要不是看到你这三年在美国分公司实习的成绩辉煌，还真不敢相信读书时像书呆子，全然没社交生活的你，会有那么灵活的手腕施展在工作上。所以我相信，你会把我交代你的工作做到满分的地步。这种事，也只能派给你了。”他不由





得想到了这些由公司员工的子女中挑出来栽培的人才。人才确实是人才,但心思可难说了。有的人踏实,有的人投机取巧,有的人野心勃勃,期望一步飞天的机会——

能够接近晓晨,无异是最佳升天捷径。敏感多情的少女心多么容易捕获,更别说是体弱多病、未曾涉世的千金大小姐。多少人眈视着这个机会?!

于是一个月来,老爷子斟酌再斟酌,挑了又挑,思索再思索,唯一的人选便是唐劲了。

唐劲是个争气的孩子,曾被美国巨富之女追求过却对之不屑一顾;有才华却又不高骛远;长相俊挺给了他左拥右抱的好条件,但他却律己甚严。一个有品德操守的男人,绝对不做染指千金小姐的春秋大梦。

莫伯刚就是要这样的人。

“回台湾后,我会叫君安安排你的住处。”

“对不起,总裁,我住原来的公寓就可以了。”在尚未为“莫氏”建立功劳前,他绝不接受恩惠。

莫伯刚笑了。这小子的脾气仍是刚直不屈。难道这样他就没法子了吗?他不争论这一点,开口道:

“那个先别谈。回台湾之前,你得飞美国一趟,向靖远要晓晨的照片,顺便与他谈一谈。他这个做人哥哥的真是太没责任心了。我家晓晨又不爱拍照,你只能向他要了。我这边只有他们兄妹小时候的照片,他们母亲过世后,孩子们便不爱拍照了。”